

李繁民的“画马”艺术人生

章武

该作品宏篇巨制，10.80m×1.80m，面积多达130多平方尺。56匹骏马个个威武雄壮，气势非凡，呼之欲出。作者以传神的笔法，强烈的动感，多而不乱的布局，跌宕起伏的节奏，传达出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的理念，象征着我国56个民族团结奋斗勇于拼搏，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，昭示着中华民族富强之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。

作品的感染力强，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慨，以至于每个从作品前走过的人都会不由地在此流连，驻足观赏并调动自身的知识积淀对作品进行不同的审美体验。

全国政协副主席，时任文化部部长、文联主席的孙家正同志在观看其现场作画后，欣然命笔题词“独具神采”，为繁民先生作品的艺术特色作了准确、全面、公允的概括和总结。

从历史上看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爱马的民族。古人以马喻乾坤“乾象天，天行健，故为马。坤象地，地任重而顺故为牛。”马在漫长的人类生活、劳动以及战争中一直是人类的忠实伙伴。它内心宁静、外表潇洒、勇于拼搏、气度非凡有一种阳刚雄壮之气的大美。而且，“是马三分龙”因而又有龙的霸气和神采，能够反映个人、民族、国家奋发向上的精神。

观繁民先生画马，总的看来是在写“草书”的马。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，抓住基本特征，大胆进行艺术夸张。看似画马，实则写人，看似状物，实则反映一种审美理想和艺术精神。他的代表作品《盛世龙腾》、《雄风图》、《中华五十六骏》、《中国梦》、《崛起》、《金戈铁马》等等均在抒发万古之心胸，铸写阳刚雄豪之大美的视觉感受。

在艺术表现手法上，更强化了中国画的特色，气韵天成，笔墨酣畅，注重创作中的神、趣、形、势的高度统一。其笔力遒劲，力透纸背，线如龙盘，墨如铜铸，大有铁骑突出，剑戟铿锵的杀气，使作品处处洋溢着奇姿纵肆的激情和桀骜不驯的力量。

在结构上，繁民先生也颇有独到之处。前中央美院副院长、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刘勃舒先生曾说道“画群马，千变万化不容易，气势画出来不容易，多而不乱不容易。”诚哉斯言！画马不易，群马尤难。弄得不好不是“千马一面”，群马如同虚设；就是一多就乱，画面显得杂乱不堪。反观《雄风图》则绝无此类弊端。他既注重

群马的气势，排列组合的变化，又注重了每匹马独特的个性。五十六骏，千姿百态，造型各异，无论是独骖长嘶，还是群马奔腾，其昂首飞纵者，仰天长啸者，立而生风者，扬鬃奋蹄者，无不神采飞扬，矫健彪悍。分开来看，是独特的“这一个”，合起来又是浑然一个整体。首尾遥相呼应，相辅相成，中间跌宕起伏，形成明快的节奏，多而不乱，共性中表现出和而不同的个性，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，为“独具神采”打下坚实的基础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，突破传统画法作了有益的尝试，是对我国绘画艺术宝库的充实和提高。

如果有机会现场观看繁民先生作画，确实是一种享受。平时温良敦厚，慈眉善目的他，一站在画案前，马上好像换了一个人，有如即将出征的将士。只见他神色坚定，成马在胸，凝神片刻，即挥毫泼墨，笔走龙蛇。先从马头画起，寥寥几笔，马的五官毕现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大气中透出王者的威严。然后或线条或泼墨，或皴或擦，不论何种技法，总是一笔到位，迅速又准确，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和描摹。变化莫测的一番笔墨后，一匹风人四蹄轻的奔马跃然纸上，特别是那飘逸的鬃毛，飞扬的马尾，充满了狂草狂放不羁的神韵，草原蒙古马原始的野性彰显无疑。使你感到，骑上这样的马，万里的确是可以驰骋的。

梅花香自苦寒来。繁民先生的成就并非偶然得之。他是江苏徐州人氏，自幼酷爱美术。少年时为临摹一位画师的画，竟然凌晨三点起床，摸黑步行50余里路，早上8点前到达作画地点，观看老师作画。中午啃个馍，晚上再步行回家，一看就是几天。参加工作后，无论是参军、从政，腰间从未少过速写本。几十年来，他锲而不舍，笔耕不辍，临遍古今画马名家的作品，残笔成丘，废宣充栋，数十年来不断探索否定之否定画各类马匹数万幅以上。

也许是曾经当过军人的原因，繁民先生笔下马的形象总是扬鬃奋蹄，搏击飞纵，且多喜大幅巨制，八尺整幅尤嫌不够，甚至经常两幅、三幅地接起来，否则便觉着满腔豪气有点挥洒不开。曾问其故，曰：人生看似漫长，实则短暂，稍有懈怠，即会被时代的战车抛下；看似有千种机会，万种选择，其实只有一个方向——向上！否则便会愧对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和锐意进取的华夏精神。

观繁民画马有感

乔俊峰

赴笔下，迹化于纸上。情至艺成，因此，繁民笔下之马，总是风云缭绕之中，横空出世，似有无限之力量，做生命之舞。这是一种神采独具、少见的艺术景象。

马是一种与人类特别亲近的动物，居六畜之首。马牛羊鸡狗猪，马忠勇有加，犁田拉车，又在战场上展现雄风，堪与猛士并论。中华历史上开疆拓土，马的功劳不可忽视；射人先射马，战士之勇，马是重要的支撑。至今在人迹难至的边防巡逻中，仍少不了马的身影。繁民有过军旅生涯，对马情有独钟，本属自然。马在他笔下总是如同钢铁洪流，势不可挡，龙腾虎跃，力敌万钧。古代诗人写马，常把马与风相联系，如杜诗“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”；王安石的“怒行追疾风，呼呼跨九州”等等。繁民对此似也胸有主宰，心绪造化，作画时风舒云卷，一挥而就，整个过程酣畅淋漓，艺术形象呼之欲出。

马的生动，表现在“势”，在“力”。繁民画马，力在“姿势”中，力在“态”中，身形活跃，蹄如腾空飞舞。舞是生命力的欢动，一动带百动，使整个画面强弱对照，疏密有致，快慢相间，各呈气势。

他的《龙腾》，马有龙行，动态各异，云腾龙飞，势若张弓；《太空行》是迎面冲过来的奔马，万钧之力集于马头，势可冲决一切；《中国梦》，奔马前升起一轮红日，祥瑞在前，光明万里；《中华五十六骏图》，寓意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致，如万马奔腾，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，势不可挡。有配诗曰“骏马奔腾意如何？浩浩中华正气歌。世有骏图千百卷，唯君笔下壮山河。”《蓝蓝天上白云飘》则表明出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生机盎然的大地上，青山隐隐，万象葱茏，散出而立的马，姿态各异，徜徉于水草之间悠然自得，和天地自然合二为一。不由让人想起汉王充之言以作描绘“天地合气，万物自生，下气蒸上，上气降下，万物自生于其间。”为至强至刚的骏马图增加了一份阴柔之美，阴阳相间，是为和谐。繁民在画马，也在画他自己的心境，画他对人生的感受，借助一匹匹生龙活虎的骏马，构建出一宗宗人生体验的完形。

繁民的构图，常使人想起水流，波涛汹涌，连绵不断，这是艺术创造的形式感。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克莱夫·贝尔就力主艺术应当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他说：“不懂艺术的人总以为，创造艺术只为了解决如何把生活中关于事物的概念‘正确’地再现出来就行了。还要用一个四边形、圆形、立方形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，要用平衡来达到和谐，对某种不和谐现象进行调整，获得某种节奏感，来达到‘有意味的形式’。”

繁民构图多用波浪，即水流形态来总结物象。水似柔且刚，棒打不烂，刀砍不断。任何划痕，一个波纹后立即平

复，依旧滔滔不绝，滚滚向前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。艺术之所以让人赏玩，喜爱，其形态、气势、秩序、节奏等要素是人的心灵的生命在艺术形式中的反映。所以有人认为，艺术：理致为心胸，气韵为筋骨，意义为肌肤，华丽为冠冕，是有道理的。

笔者并不是搬洋教条，让中国的艺术削足适履。提出笔墨形式要求在中国晋唐之际一再有人提出。当然不是儒家。儒家讲“文以载道”道之外无它。所以绘画书法只限表达文意。因此，对艺术束缚颇多。老庄则主张借绘事表达作者的胸襟，要求表达“书”意，即艺术本身承载的情感、气势、真情、率意、苍茫幽远、灵性与天然才是艺术的更高目标；要求脱俗，在混沌飘逸中寻求意趣。因此，中国书法中有草圣，没有篆圣、隶圣、楷圣。自宋已降，八九百年间，“写意”仍为中国艺术的理想境界，“形似”仅被视为初级阶段的产物。

繁民画马，气势在马，也在由马构成的秩序、序列带给人们的一番感受之中。是不齐而齐，不油然而自然的一种画风，画出了独具神采的新气象。

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开放时代，艺术文化多元化发展，个性化、创新、开放是发展大趋势。艺术要重新审视自己，评价自己，传统固有的许多见解要更新；过去视为主流的东西可能要从非主流中汲取营养，走向复壮之路；从前划的疆界，开沟筑墙的门户之见，要重新评估价值，相互借鉴，碰撞交流，迎接这前所未有之大变革。唯一可以不变的是人类思想，人生意愿，汇集艺术家笔下，创造出更多更美的形象，让艺术不老，青春永驻。

主持人：李树森
电话：010—65363425
E-mail: haiwaiban@126.com
人民书画艺术网：
www.peopleart.com.cn



李繁民先生

金台记：

中国历史上不乏画马大家，他们都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，画出了个人风格与时代风貌。

而今，军人出身的国画名家李繁民，以马为题材作画，历经数十年刻苦研究，大胆探索，在构图与笔墨上，将书法与绘画融汇，又适度汲取西方绘画特点，努力探索着新的画马风格。同时，他的作品反映了大国崛起的盛世之下，国家、社会和人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，具有较强的时代感。

中国残奥会管理中心会议大厅墙上悬挂一幅巨幅画卷。这就是我国著名画马艺术家李繁民先生2008年8月为中国残奥会绘制的以群马为创作题材的《雄风图》。



太空行

竖划三寸，当千仞之高；横墨数尺，体百里之迥。无论小如尺幅，大如巨幢，知觉均可毫无困难地辨别物象之异同。绘画之难不在形似，不在剪裁，而在对事物体认之深浅，人生感悟之高低，并且能否将感受汇于笔端，迹化为艺术，灵性之光能否直抵欣赏者之心底。

我认识繁民有年，多次现场观看他挥毫作画，每次都如沐春风，静静观看一朵朵艺术之花悄悄绽放，不多时，即满纸烟霞，蔚为大观。他学过多个画种，尤喜国画，擅擅画马。可他从不画有鞍之马，可能是热爱自由之故，每画都是徜徉于辽阔大地上无拘无束之野马，这样的马，任性率真，充满活力，生机勃勃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据说古代韩干画马，自己先伏马状，有了内心体验才于纸上一挥而就。繁民一生历经坎坷，饱尝酸甜苦辣，久压在心底的人生感受和对美好前景之理想，作画时自然而然历历涌上心头，奔



神跃马 龙马跃神州



中国梦



不到长城非好汉